賭棋山莊所著書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答石生廉夫書

昨者君枉過井惠所作僕見君蕭然塵外頗有獨立之概心甚儀之適僕將襄校郡試詩文悉細載收檢別無副本君雖欲觀僕不能出以相質也其後詢諸往來者或知君或不知君聞君多閉門自厲勉僕心益異君想君或有不宜於俗者乎相知淺不敢爲深語昨寄一詩亦道意而已今晨忽得君書睥睨不可抑之氣見於行間嗟乎君誠加人一等矣夫流俗之毀譽固不足輕重雖然凡爲士者皆當以天下爲已任宜有萬物在抱之

量無忤於物而不徇物者蓋其要在近人情能服善而已矣聖門諸賢吾輩固不能企及第夫子子路在當時不過士大夫耳叔孫公伯寮在當時亦儼然士大夫也名位相等是非相軋蓋亦不足深怪然曰毀則有妒賢嫉能之意若曰愬則或出於意見之不相謀故僕謂叔孫略同於微生畝而伯寮則較陳子禽尙爲勝也昌黎之於孟賈中間相去不知若干也而昌黎則盛推孟賈東坡之於黃晁中間相去亦不知若干也而東坡則盛推黃晁是其學愈懋其心愈歉其氣愈下也孔鄭朱陸之異同亦互有出入今之宗朱斥陸者紛紛然僕謂義利之說考亭佩服象山明之王文成　國朝之湯文正皆陸學也其造就果何

如若於朱學毫無心得而徒褒衣博帶日捧高頭講章指責先賢而曰吾爲朱學也遂足爲朱門禦侮乎爲漢學者訾宋學爲空疏爲宋學者訾漢學以破碎門戶相非半皆習氣西河高才博涉實有不可磨滅之處惟詞氣橫肆譬之灌夫罵坐虛孔生風豈乎反戈者之多其所著四書改錯近發源戴氏會駁之然西河改有不必改戴氏亦駁有不應駁二五之與一十其違合亦略相等也劉山忘身爲友觀過知仁自可存而不論二曲抱指掾之痛蓋以遺老自居不言之處儘多苦心其一生堅忍刻苦是爲關學眞傳賢者之所爲衆人固不深識況又有隱微難宣者乎王豐川人品峻潔然窮約一布衣而文端詢之於席帽

重戴奔走求富貴者問不擇人又豈獨奉先士子之過哉然豐川集與二曲四書反身錄諸書固至今表表在人耳目矣屈徵君頗有名顧其詩似與大雅有間王無異滅齋集十數年前曾見之惜未及購問其尚有山志一書極爲宏博君處有其書否李天生康乃心諸家其文集傳否雪木高士大略僕亦未審統望示我嗟乎學之道難矣學之途亦廣矣或經或史或文或詩各有專門名家故爲學者先求分途次求專家然其成不成未可臆焉成矣其至不至猶未可量焉若僕者心知其道而欲赴其途未能也心知其途而欲赴其家亦未能也茫然自顧輒嗒然自失也獨學無友孤陋寡聞離羣索居不知其過倘欲求明

師益友而從之不必其全才也苟有一長可友則友之苟有一德可師則師之矣昔顧亭林有言秦士重經學崇清議嗟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谷必有幽蘭意者其在君乎僕雖無狀或可附老友之列僕素性迂拙門無雜賓幽齋闃寂逢便倘可過談此白

又答石生書

刻授受祺堂集及鄙著展誦來書何其情摯而言重耶相知之日雖淺而相視之意甚厚僕何以得此於閣下耶僕之西行亦殊有不得已之處此地動費頗鉅一主兩僕月需十金以外適館不授餐殊無所出僕本寒士家有老母奔走數千里者為內顧耳是以不能不返戀舊巢耳然豈忘情於諸同學哉所望知我者各自奮勉則鄙人之心庶少慰矣僕年將五十困頓名場三十餘載四方賢士大夫亦頗聞頗見之矣自顧薄劣謭陋無一可恃然憐才好士一片熱腸至窮極困銷磨不已秦地風俗敦厚讀書率能刻苦然質之今日似亦稍衰矣如得閣下數輩

努力作中流砥柱庶北地之風重振而關西夫子不止楊伯起何樂如之郎鄙拙不與有光哉雖然信而後諫僕受事日淺蓋亦有虛懸此心而不敢盡言者矣閣下天資甚美力學可以大成然外議頗以爲狂傑士固難入時眼僕不能以此言勸閣下亦不必以此言損然而自修之道則貴矣僕少年倜儻好權奇且好訾謷人過故友劉芑川教諭僕道義文章之交也嘗贈僕以八言曰清勿露骨奇勿見角僕自是降心下志一日忽有感於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及人情以爲田二語覺胸中有進境然至今其不合時宜如故也特乖戾則不敢耳然亦未自信也今請亦以此二言贈閣下此培養性情之要也若夫學問無止境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求日進於高明而已矣以閣下之有志又何待老生之常談哉益者三友求之近求之遠當有同聲相應者居心不可不厚眼界尤不可不寬斯取益多而收功大耳異日業成傳之名山閣下固可以爲石徂徠而附儀於孫明復之列雖隔越數千里有不舉酒相慶哉且從此文章吐氣扶搖直上或建節爾行爲吾閩造福則老拙之門牆不儼然康成之車後歟素性不作虛言凡此皆期禱之深情惟閣下勉之而已詩話已編若干能相示否林方伯字穎叔號歐齋藎𦡕香歐陽文忠渠在京師曾以三十金購宋本歐像也此覆

重修關中碑林記代林方伯

自余抱書就外傅即聞關中有碑林碑林中有開成石經惜不得一見其後供職京曹間從書賈見摹本摩挲久之　國朝經學昌明考據家肩背相望其於石經尤推闡不遺餘力自顧亭林下逮王蘭泉氏止十數家校其言亦未能盡一又惜無由躬造碑下徧定其得失同治初元奉　命布政是邦下車遂訪碑林見所謂石經者巍然左右而　列聖天章奎藻與日月爭輝其他零跌斷碣率非耳目近玩爲之欣怏者累日會其時關隴蠢動郊關城市不能數千家養士之宮蕩於蔓草即石經亦相倚於頹垣敗瓦之中而余察吏籌餉間以治兵仰佐大府日

不暇給雖欲修廢舉墜而碌碌有待也年來冠氛漸遠余又毋老乞養去官回念石經心怦怦然動屢欲措置力孱費重弗克以舉而中丞劉公曰是余之責也夫乃與方伯翁公暨諸同官度地庀材計値命工除蕪穢更爽塏顯者立仆者扶林如笏如古光熠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寶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余爲碑林慶遭逢焉夫石經之立自漢始鴻都舊刻既已無存留於世者此爲最古亦最完雖不及三體之賅備以視孟蜀趙宋之所摹刋則如岷山之於江星宿海之於河矣且經者人心之所維繫也聖賢以其內心爲經庸鲁以其外心反經經正則民興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臨財不可以苟得戰陳不可以無勇本原

忠孝而制伏其桀驁弗馴之氣服習古義以自全於禍亂石經之所裨益豈淺鮮哉余備官於茲六七年矣力謀教養之資日以經明行修望秦士今者補行科舉諸生賦鹿鳴而來者蟣車登堂仰而讀俯而思今日所以保身家者在此異日所以報朝廷者亦在此勿負中丞諸公宏樹風聲之旨而余數十年願見之心其慰藉更爲何如也若徒誇輯錄步歐趙諸先正遺軌抑或自矜博洽而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爭進退於點畫之間雖曰好古其所得猶淺矣則豈今茲重修碑林之意哉謹記

致萬仲桓書

空山雨過石骨自青君之文境似之古文以謹嚴爲第一義君子不以未至之行許人立言應爾也卽駢作亦須有此意駢作爲賦之支流賦爲六義之一詩人溫柔敦厚故賦多主文譎諫似緩而實急似諛而實譏文見於此意見於彼盛陳其可而引發其不可屈宋賈馬皆此法也故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東漢而後浮華損實有道之碑無慚已少儷偶之作不登唐書內心少外心多君子愼焉然則應酬之篇下筆宜審而存集更不宜濫矣古文欲宏括駢體貴雅淡宏非空廓括非叢雜雅淡亦非雕飾虛剽古人羌無故實之句皆見凝重偶爾慨歎之辭亦形

往復力厚則無枵響情深則無覆句此中消息宜涵養宜調劑
足下手筆雅秀時有逸氣進而上之可入六朝高手鄙見唐文
粹一書雖不爲駢體設而駢體神理頗寓其中可由此以窺六
代以窺漢魏未可忽也他如文心雕龍如顏氏家訓如人物志
如三國志注所載典論等文皆與駢體不合而合解人固當有
妙悟乎猥承虛懷是以自忘其鄙悖惟足下教之幸甚

致王霞舉書

昨歸來檢所借玉井山館文略目錄末一敘乃程守謙始知近日記性之壞甚可愍歎也海秋前輩文似有意於桐城派外自樹一幟且兆前當從詞賦入手根柢多在六朝頗涉獵於南北史水經注顏氏家訓等書唐則汜濫於李習之孫可之玉溪魯望諸家與近人王惕甫用意相似不肯屠屖於宋以後誠一時蘇傑也惜今已矣無從請益竊謂 國朝此道甚衰雖飈馳電湧爭欲名家然而言體格者局於八家虛腔濕鼓無音巨瓠不實誇才學者累於注疏習氣貪多務得神骨不清又其甚則鼓之以拗筆澀之以屁詞張皇佻巧而入於小說作者雖多大抵

此三派盡之矣　國初覩朱汪姜淺深不同各有所得侯骨脆
魏氣澆似有愧於盛名後則方望溪朱梅崖當可幷稱姚惜抱
尙有家法其餘吞刀吐火非不自命神技然婆羅門行徑固與
最上乘不同矣近數十年來洪稚存惲子居張皋文諸老皆卓
然傑出皋文氣質最爲近道惜不永年否則所造當入大成然
合而論之欲遽儕於宋景濂歸震川之上尙不可必何論韓曾
何論賈董況在今日流風歇絕時耶鋌於此道扣槃捫燭冥行
滋懼心知其意不能赴其途心知其途不能竟其道循省舊作
時自慙汗盡諸文尙可勉强古文必難襲取諸文尙言氣古文
專言息才學識俱歸於養不治性情不敦名節不講體用不交

賢豪長者不涉歷名山大川其於文也則亦如候鳥時蟲而已則亦如耳目玩好而已嗚乎難矣數年前一二摯友欲爲付梓於心終不自信辭之欲求一正法眼爲之審定而舊交零落悵悵無之前年計偕入都即聞海秋及閣下大名渴想甚殷中間亦有願爲之介紹者但其人亦非此道中人而鋋方與席帽諸君旅進旅退無端叩門投卷請見頗有無因至前之懼是以欲然中止今茲幸因穎叔得奉清光是斷不可失之會也鋋於文所留甚少十去六七亦未請人作序二十年前亡友劉芑川教諭曾爲記數語於卷首蓋實事也昨在都下溫明叔少宰師見及大喜寵之以文少宰出惜抱門下太息惜抱及伯言先生不

及見然而鋌之文果可傳耶意欲求閣下削定一切其不合者指出之法家不易得得矣或派别不相同同矣或謙讓不肯盡直亦未饜於求教之心然則章鋌敢不貢其醜於閣下耶過從雖日淺然閣下知鋌不過一日鋌知閣下則已三年矣且士固有傾蓋如故者當不訝耶

答顏叔書

竊謂詩者性情事也非聲律事也　國朝之精於聲律者亦有之而於性情或至焉而不盡至焉豈揚流而不暇泝其源耶抑所謂源者猶是聲律之源歟鋋於詩能不昧其心而已近人之疵病實皆有之不敢諱也且亦無所逃於精鑒也但近日為詩思有法尤思有事有事之詩自古難之魏之子建唐之少陵其至也其餘諸家時或得之而用意未全也本心而言使後人知吾世而已故鋋於鄭少谷李空同尚有取焉

又答顯叔書

昨者草草奉覆方慙謬妄今晨捧讀手諭莊誦再四仰見憐其顓蒙沉錮誘之使言教督以所不及而語語中其要害自茝川歿後始得此於人豈鮮敢不力求洗刷以副知我之望哉竊嘗聞之三百篇者皆詩人不得已之作也然則非不得已詩人殆不爲詩矣不得已者性情之正有以迫之使出也然而後人或至或不至焉則亦有故古昔無語言文字之禍作者本其心之所欲陳而其時人性未漓人情多厚有歎息無怒罵有明諷無私訐各挾其纏綿莫解之意以求補於世故曰言者無罪聞者足誡也其後忌諱日多趨避日甚不敢正言乃用反言述其身

不敢及其世嘆其家不敢及其國漸趨漸降頓忘其初以爲詩者流連景光摹繪聲容而已於人道之要無與焉而性情之用乃狹矣此亦世變之無可如何乎然而風人立言有體過者爲災不及則無以爲本也夫三百篇之隱約其詞者多矣乃節彼南山彼何人斯雨無正以及株林新臺諸作又何其指斥不遺餘力耶可知凡伯家父之心固與公旦吉甫輩各有其不得已者是夫子之所謂溫柔敦厚也且吾子之失位去國也則亦有詩矣曰去山十里蟪蛄之聲尙猶在耳其言隱矣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則明言矣又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則竟直斥時事矣此亦可以覘詩教矣賦比興寓於風雅頌而比興又寓於

賦作者不期然而然讀者皆可自得而不能泥以求之後人乃指其某章某句爲比爲興或又合之曰賦而興又比不知返之作詩之時其果然耶抑不盡然耶且比興之辨其不同又幾何耶竊謂比蓋兼賦詩而言古人賦詩之法或以彼事比此事或以彼人比此人埀隴之會賦不出鄭志考其詩皆與時事不相値而宣孟知其意七子皆足通其情非比之明徵乎其在於詩文王曰咨一篇尤比之顯然者然詩人不敢遂以爲比也以紂斥其尊親於心安乎故曰不可泥也蓋不止託諷於物之爲比也大抵自賦其事爲賦感他人之事而賦之爲興陳古刺今則爲比此鄙人紕繆之見然斷章取義於詩無達詁之說或亦可

稍參萬一乎唐以前之詩以人立體唐以後之詩以地名派而其揭揭然號於衆者則自宋之西崑江西江湖諸派始江西之派尤顯則以主派者强從派者衆之故明則有閩派　國朝則有浙派諸派各有得失其是非略亦相等大力者舉諸派而空之可矣否則出此派入彼派則未見彼派之必勝於此派也若夫今日則閩亦無派久矣十子提唱以後逸而出者爲鄭善夫

國初簹峯光祿諸老猶守林高矩矱子而立者爲張超然然鄭張獨唱不勝衆和閩派固始終如故也自薩檀河謝甸男陳恭甫諸先生出講求堅光切響口稱盛唐實近王李雖餘於聲而絀於情而土風爲之一變亭甫始與其兄怡亭幷學王孟既

以爲不能遠過怡亭放手爲之改絃更張才氣橫逸爲恭甫先生所深許然以較從前之家家似玉戶戶皆花圓澈穩秀之家法則大異矣外人不察指爲閩派而此三數子者則皆鄙薄閩派者也明詩屢變而閩人終明代守唐詩品彙如金科玉律雖囿於一方亦可見其篤於前輩而不善趨時矣鋌於閩派無能爲役但以爲作詩者當通達世情歷鍊時務而融會以所讀之詩書固有之好惡使其言足立於世則庶幾矣所恨才力蹇下不習　朝家掌故不盡交賢豪長者且未嘗躬尺寸以默驗其消長盈虛之故無以增益而昌大之空言不足恃也閣下於三者皆得之矣厚積而謹出之使後人讀其詩思其人實其言師

其意蔚爲一代有關係之制作是大才之所裕餘也豈但爲詩
中開山起衰之手哉倘有意乎憶二十年前與芭川相往復剌
剌不肯已今閤下復喜其狂謬此眞不可多得之會矣故覼縷
之如此賤體雖無大害而精神大減任重道遠未知所位置言
之慨然此白

重修關西書院碑記 代呂觀察

往者漢沔兲兵山號海嘯民奔於野士輟其業有年所矣 國家中興以次削平禍亂郡縣各舉厥職師儒旣延絃誦無恙秦於是寇氛漸遠亦復 奏行大比席帽麏集蓋在同治已巳余奉 命備兵潼關之年也潼關綰全秦之首大河橫其前太華倚其後龍門熊耳交貢其奇扶輿之淸淑山川之旁礴是宜卓犖倜儻之才出焉而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强或冥行弱或坐廢使者慮之舊有關西書院一區雖屢易其所猶是文正湯公教士之遺也上漏旁穿不蔽風雨使者謀之列屬幷力合修費重幾無以繼而前方伯林公方捐巨金於關中以資生徒聞而喜

其同志也助之事乃克舉中爲堂以居掌教旁爲齋舍以處肄
業立先賢祠於左以爲觀法數閱月而工始畢捐財若干用財
若干科條如何備載碑陰庶後人有考焉昔顧亭林有言秦士
崇經學重淸議是何風之美也蓋關學淵源於楊伯起集大成
於張橫渠今諸生負笈而來端居深念其尙知四知之戒者乎
其尙知東西銘之旨者乎夫以淸持己以厚載物正大溫和之
氣可以禦災可以化强悍鄭高密一老經師耳而黃巾拜之古
人豈眞有異人之能哉嗟乎風鶴屢警流離失所者多矣出門
得師入室有友開卷俯仰不可謂非詩書之幸也學成名立河
嶽增色使入關者以秦爲有人則使者亦與有榮施焉若但爭

短長於科舉則猶未盡重修書院之意也是爲記

答顏叔書

得八月七日書雒誦再四諄懇之意見於言外匪特自明抑亦教我也敬珮服矣鏈年已過艾少壯不努力木彊迂拙於今詎有他望功業二字久付度外矣特乾茅遇火蓬蓬之氣時復發談甚可嗢點也上有老母旁無兄弟下亦無多兒子使其謀生有路鏈即埋頭柴門斷不西向而笑遠權勢薄視富貴蓋三十年於茲矣亦知碌碌非計食蓼自謂甘又何言哉中年治經師漢人守家法草創詩說半未脫稿大旨以毛爲宗鄭之與毛異者不敢從小序以首句準餘義餘義有差違者亦歸之存疑不自立說采漢唐至今與毛相發明比附者申之以存一家之學

小學亦嘗究心但字形可晰字音難準諸家分別部居此出彼入於心究無把握尚須求先達問之二者果有得亦可自怡悅詩不能盡脫近人習氣然自謂眞摯有根據處頗與古人同謹循尊旨留三百首左右或有力即刻之塡詞則自謂能拔戟成一隊其壞前人法處有之其出奇前人法處亦有之此道外間尚有作者異日得遇當質證古文治之三十年不敢自信但治古文當習掌故當求閉戶獨造之師故思得一京朝官冀於耳目有所裨益然其如家人之枵腹何哉凡鋌近日所存於心者不過如此其餘則皆聽之鋌竊謂文章一道須有所挾而傳上者挾道德下者挾功烈次者挾氣節然其中亦有天焉鋌身前

之天無以過人身後之天定復何如賈生之策景武行之子雲之書芭譚信之又何必定在當時哉自期者此期君者亦此願以薄劣附驥尾耳世儒皆謂濂洛直接洙泗中間并無餘子鋌頗疑宋儒之學與聖門不盡相同論語一書言心性頗少所詳辨者大抵辭受出處之道由求不過家臣而言志及於為邦顏子簞瓢陋巷而制治及於三代至孟子則稍詳心性矣然其精微乎妙似尚不如後人故鋌謂治性情之道不納垢於身不忘情於物而已朱子謂呂伯恭讀書由史入故不能細心鋌少年讀史極喜黨錮傳中人此卽受病之處於理學亦愛王文成劉蕺山一流也不知閣下以為何如也得杜少陵像甚可喜所謂

用志不紛鬼神來告耳

段述之四書講義序

都講員生西垣頗嗜學廡從余問業一日奉其師段君述之所爲四書說示余且稱段君命屬余爲序其書分肌擘理燦然美備蓋藝林圭臬也余按古之窮經者有傳有箋有學有注有正義守其師法各成一家唐宋以來異義紛起排斥前修出奴入主紫陽興乃取其精勒爲一書是故紫陽之於經注所謂集大成者而四子書尤其畢生用意而不敢苟者也明代以四子書取士又專用朱氏一家言於是講章之學興蒙存淺達皆有盛名依文演義喜合惡離其用意雖與古人不同而其謹守繩墨亦與古之爲疏義者不甚異特爲之者多汗牛充棟藝文志經

義考之所載傳指不能終至於今若存若亡竊之四部七略茫如也無亦有幸有不幸耶抑利祿之途固喜新而厭故耶嗟乎學問一道作者往述者續作不已述亦不已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前人修之講之後人復修之講之一日不修則弛矣一日不講則墜矣豈其不知前人之緒餘而好爲辭費乎孟子曰不得已也後生小子見聞淺狹才人華士馳騁高遠或有終身服習之書而茫然者是亦學術之微也昔者汪氏大全王氏滙參行之學宮數十年而一代通儒如潛邱閻氏婺源江氏復有所論說義理之外裨以考訂誠恐見千里而不見其目睫亦非飲水知源之義也然則段君立說之意可知矣且夫

段君以名孝廉官廣文其可以取世途之富若貴者甚易而歸身林下晨鈔暝寫閉門自黽勉其難能既可貴如此而當其著述之初秦方大亂烽火接乎窮檐蔓草蕪於學舍轉徙困迫丹鉛不輟苟非學道有得於心其能然哉勿論其書之淺深若何但能如君之力學是昔人所謂不自菲薄者矣員生從君遊久舉止醞謹或亦其教之有本益使余流連於此書不能已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爲石生廉夫手札長卷題後

余初至豐登講院廉夫卽從余遊往來書札遂多庚午余將入都廉夫乃聯爲長卷以寄其相思之意噫廉夫可謂厚於用心矣雖然此特余一時率爾之言保無有貽譏於夢籟者乎且卽令其言是異日廉夫學成此亦筌蹄焉耳何足存哉但余又不能無他望余居此日淺有不盡於心并有不盡於言異時廉夫見有魁奇卓犖之才擇吾言之可者而告之何必於吾言不繼長而增高也若夫廉夫之重吾言則廉夫必有所以自重者而余因之以重也余日冀之

林子魚嶺海詩存序

余識子魚將三十年矣余與君本戚屬而識君則由於芭川是時亨甫新歿芭川新自京師歸慨然於人才之難而朋舊之日以凋零也及得君乃大喜思以所聞於亨甫者盡以告君屢誇於余謂君髫齡健筆可以造古余受性迂拙倉卒遇人吶吶不敢竟其說覩君跌宕飛揚酒邊揮毫頃刻數篇徧贈坐客怵其豐而莫能名其器然芭川善余每招君必招余而余與君始親君詩則已裒然成集盛名日起卽今所傳壯懷堂初集者是已其後芭川之官余家中落出謀衣食日以益遠君亦纍試有司不得志適閩省兵興君乃挾其緒餘出佐大府或傳君今日人

某幕明日得某官余時在荒山絕嶺間與販夫賈豎相俯仰烽火之警照面皆赤刀劍之白使日不燀冀君磨盾草檄或能爲桑梓造福甚爲君喜乃久之亢莽犖落東西轉徙訪君必有未能盡如其意者又甚爲君悲於是余與君曠然不相接者有年矣甲子余之粵君方捧檄治兵告余曰官職不可知詩則不甘爲人後也然倉皇別去卒未得讀其新製歸過廈門芑川之喪初至自臺灣驛路相逢撫棺一慟天地顛倒毛髮酸楚滄波淼然不知其幾千里而芑川長已矣乃益回首念君不置也今年余來京師遲數日君亦至執手歡笑言未解所自始君乃示余以西來集又示余集目十數種命爲之序噫何其富也惜乎不

令吾芑川得見也夫詩者性情事也芑川所聞於亨甫者吾未知其言何若第亨甫未仕芑川終於冷官皆未能大有所設施於世君今者憑藉英才領郡於戎馬之餘則以教戰之法治詩先培其血性復整以紀律非高達夫之於蜀李德新之於建州時乎余雖駑鈍願執鞭鐙一觀旗鼓度君必欣然曰故人之於我不薄也遂書之以序君詩同治辛未首春長樂謝章鋌撰於宣南寓齋

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

余舊讀是書嘗博采傳記為注十已得六七積稿倍原書咸豐三年余在漳州家中藏書為人所竊並是書亦亡之惜哉後復尋得此本點閱欲再作注而插架盡散無從檢擴矣鄭堂與焦理堂循並名當時稱為二堂是書論漢學知宗家法然亦不無偏見私情如王禮堂尚書後案明知孔注之偽而復采其說焉究斯乃考古之家非專經之士其所著左傳事緯與前人統紀屬辭近人左貫條貫等編亦不甚相遠未必卽為專門名家余古農經解鉤沉條舉件繫謂之有意古義則可欲名為何家不得也至鍾懷徐復汪光爔輩果勝於毛西河陳見桃諸先生歟

何以嚴於彼而寬於此乎無亦有交遊聲氣之情耶其餘不厭人心處甚多第殫聞洽見凡作一傳皆能舉其書中要義頗有韋元成張衡等傳風格此則足徵其生平篤古之造詣非近日摹仿八家以掉虛了事者所能及也至其論宋學則大謬象山慈湖已難免後人擬議奈何公然以禪學爲宋學耶　國朝講考據與漢人近至性理之學則自安溪江陰當湖睢州數鉅公外後起寥寥顧余竊謂立品端方踐履篤實即是宋學天下之通理蓋即古今之絕學非如窮經者必斤斤奉一先生之說也周和程介朱復博通之五子中已不盡同然引而之於禪學不亦悖乎

古人正修以裕齊治之本論語一書多從修已用世立論幽玄精微之說十不一見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宋儒專講心性而薄視事功置聰明於元妙之中故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太極之上倚有無極舉凡東萊永嘉諸術業不足值其一吷而掃除一切直指本心蓋與禪學遞消息久矣薛香聞羅臺山輩蓋亦不足怪也鄭堂此編殆欲表章陽明宗旨而陰與紫陽爲向背不然豈不知諸君之大異於程朱哉然而鄭堂固不喜朱學實亦不知陸王之學也

記客中所得近人詩文集

丙寅丁卯間余游晉佐學使者校閱試卷以關防所在不欲通賓客君聞余名介余友彭心梅來謁言語無雕飾心儀之然亦不數見也後余將之京師君適至置酒敘別酒酣述生平孤苦事甚悉遂出其太夫人傳銘及機聲鐙影課讀圖求余題志余益心動乃為文以與之己巳余在秦主講席一日忽得君書並其所為詩君言吏不易為安心處少今將改京職於今已二年果如君意否耶君歷官不見惡於民而不豐於財噫其殆無愧風雅歟

荻訓堂詩鈔　黃岡鄧琛撰

十年前即讀伯韓詩其歌詠節烈諸作生氣遠出風格與蔣藏

園太史近文則近年蔡梅菴集貲刻之頗多箴曰心得之處殊少或謂君中年以後需次入都繼復從軍吳下進退頗疑失據噫士固難於晚節哉盛名召謗故古人兢兢焉集中老兵歎記厦門失守把總林志殉難當作副將淩志傳聞之誤也

怡志堂詩文初編　臨桂朱琦撰

已已得此書於西安辛未居京師君見余華山詩來訪未遇報謁君告余近方選詩屬爲致閩人集數種余道及此書揄揚之君甚悅爲縷述蜀事甚備眉目飛動口若懸河蓋人文合一也嗟乎君固以才自喜而世方多事又誰禁其飛揚跋扈耶魚兒合刻

三種　德化蔡壽祺撰

君爲余內閣前輩成進士後有忌之者不得入翰林改官刑部

非其好也治駢體有聲喜聚書閉門日多余下第南歸君以詩
來送首云世間無伯樂駿馬自蕭閒告余曰蕭閒二字不容輕
易讀過此自當事之得失子豈有所喜怒於其間耶於時君年
六十餘矣蓋猶有前輩風規也 晚晴軒詩鈔 泰州陳文田撰

王霞舉曰琴西固天生爲詩人者也幽秀無匹當琴西官翰林
時都下才士尚多而興趣所趨多在宋詩尤喜談山谷惟琴西
能入能出不染槎枒枯萃之病蓋天資勝也琴西尚有散文數
十首其長子萃兵殺賊歿於 王事家人亦被難卷中多刺時
不輕示人然識者曰其言無愛憎之私也 遜學齋詩鈔 瑞安孫衣言撰

去年秋過溷瀆得何子貞絜園記末有子偲隸書跋語至蘇州

葉臨恭秀才出予偲校刊說文殘本嘆其精審丁卯冬於京師琉璃廠書攤購獲此卷歸挑燈讀之其詩道山谷窺昌黎甯素勿繪甯樸勿巧甯生硬勿圓轉與吾友江弢叔頗合去俗遠矣可貴也子偲與遵義鄭珍子尹並名研求許鄭之學咸豐間以舉人截取可得知縣棄去傳食諸大帥幕府喜山水游跡殆徧江南其有以自樂耶聞其所著尚有黔詩紀略過庭碎錄經眼錄等種不下數十卷說文葢唐人寫本僅得木部數開然其與今本不同處甚有根據也

邵亭詩鈔獨山莫友芝撰

戊辰晤湖北同年生陳孝蘭子壽高足也不諧於俗見予獨傾倒出贈此集并聞其師古文尤美許再至之日攜贈辛未訪之

則聞孝蘭貧病不能來矣予壽之詩子二十年前即見之聞同人道君風骨未知此生有得見之緣耶一日與武昌王孝鳳太常談及太常曰是固吾楚北近今之第一作者惜乎其不用於世也太常志節之士素不妄言從重關隴遂主關中書院予嘗見其筆記中有云湘陰吳偉才左恪靖伯三姑母次子也與恪靖伯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八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玉石橋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恪靖同至道光壬辰恪靖伯與兄景橋中書君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居家恪靖伯督浙閩時偉才嘗一至閩恪靖伯勳績爛然所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

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何也然而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
屠釣何獨余也嗟乎時命之不齊其可知耶然則偉抱奇傑之
士徒令其銷耗雄心於文字之中豈其亦有天哉滌室吟監利王柏心撰
戊辰至秦淵蔚青譚西屏萬伯舒仲桓兄弟交口推君遂以此
集見贈開卷循環爲之三歎蘭摧玉折諸君固非虛譽也自明
以來治古文以八家爲正宗近日則多溺於桐城一派高者娟
潔下者遂入於虛剽有志之士知其敝也乃欲變而之秦漢變
而之六朝如君之所著其大意可見矣雖然古文貴理實而氣
虛其功在眞積所謂言中有物者講學家之平衍詁疏家之破
碎詞賦家之姣濫皆無當於載道者矣惜乎君不永年不然其

才識固積之器也言中有物非煩徵博引之謂貴得其大意所謂言近而旨遠也若今之考據家第可謂之字中有物而已其非古文之正鵠矣　孟晉齋文集會稽顧壽楨撰

心梅居晉十年隨軺四至其土風多得之目擊詩格雖不能孅美竹枝要於并門志乘不無小補云回憶周旋學幕君與崇陽楊鳳巢皆傾倒於余鳳巢亦工詩酒酣耳熱談諧四作貧而不至於病者二君力也今則天各一方矣噫晉風溧陽彭湘撰

霞舉治小學余雖未見其成書然其議論非鄉壁意造者蓋君固安邱王筠弟子也詩治氣格而頗嫌其寡於情文格不及詩格庚午冬余入都君主講河東過之縱談一夜君不以余言爲忤也及都祁子和庶子出示君書中云閩友謝枚如舍人人品

學問目不數覯其古文自海老外無與抗手者與近今之羊質
虎皮者大異余遜謝不敢當然君素稱少可多怪其意爲可感
也海老者許海秋前輩也 西山游草洪洞王軒撰
予居山右一年其地之賢豪長者卒不得見彭君心梅久於其
閒問之亦茫然也最後獲齊川詩慨然曰此晉士眉目也君獲
從伯言石州二老遊淵源顧不可貴哉及余入都則君出守廬
州且不祿矣君在比部時持論不肯唯阿上官某謂之曰朝與
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胡爲好與人忤君曰司官何以比孔子且
堂官亦非魯三家公事公言之上官甚怒陽笑曰又忤矣又嘗
謀集顧亭林先生祠下某鉅公亦在坐有蝶適至鉅公曰是太

常仙蝶也舉酒祝之蝶翩然下君率爾曰仙蝶抑何其勢利耶
閩君散文十數篇甚佳身後其友爲之鋟木異日當求之徵尚齋詩

東代州馮志沂撰

戊辰予應禮部試聞海秋名並聞其閉門簡出無因不敢請見之泰始得讀海秋文庚午入都則海秋先一年歿矣同年吳述韓比部出贈此集其詩蓋歿後始刻者大抵文章皆有窠臼亦皆有根柢善學者得其根柢不善學者卽得其窠臼學秦漢易流於膚廓學唐宋易入於流滑至近日則摹擬方姚成爲桐城一派以率爲簡以淺爲高描頭畫角千人一面若舍桐城以外並無文字者抑何其所見之淺也海秋文其結體用意擺脫時

趨葢隱然自外於桐城者其大段頗與王惕甫相近雖於精深宏肆之境尚難無間然於羣然爭趨之日而獨能卓然不惑戛然有成可不謂豪傑之士耶平心論之文格當在伯言之上至其詩亦華實並茂非文人所易及葢海秋始固服習詞賦於風雅之道不遠也惜乎不得見矣令人有九原之嘆玉井山館集上元許宗衡撰

余與君居同行省弱冠相知名而覯於一見後十餘年君以教官謁選布政司余適將遠出倥偬謀面不盡所欲言也又後十餘年於友人處見君書畫益宏肆精深並聞君治古文成集甚富引領異徊葢無日不形寤寐也乃余脂車奔走之晉之秦之

京師方數年而君則竟死矣辛未劉少坪水部見贈此集揭其中有寄余詩屈指當在三十年以前於時余尚未見君也嗟乎人生歲月幾何乃乖午相避若尹邢徒從死後省其遺文詠昌黎雲龍之句能勿心痛不已哉君次子公夢孝廉亦績學有名下第歸未到家而卒噫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他日若過五溪倘當求君遺箸而盡讀之世道日下如君之清德碩學謂余其能恝然於心歟

附錄寄詩千峯木戰霜花嚴白頭坐受霜花添誰知相去五百里有夢忽到三山尖相思相慕未相接此身負負輒纇鬚人生會合亦前定留待他日圓秋蟾但恐百年空電過枉教寸意如膠黏聞君指上有東海揮作九州水晶鹽閉門自策天馬走殺人不露刀鋒銛理足心閒得絕巧大匠可造千飛檐觀者彷彿赤電閃有目不敢頻窺覘會讀皇甫一篇序疑對鄭侯之萬籤滄溟今日一大劫劉郎忽作蟠蛟潛鏽劍能剸犀筆鈍君我失此豪知已誰爲酬笑誰針砭

吁嗟天公到此日雨露不許蒼生霑人間事事無歡樂友朋之樂何能兼貧極百金爭一字愁來五岳圖千緗書生不堪為世用喜有三寸枯毫拈區區書畫亦何益萬端無計空垂簾半夜風來慘聲鼓當頭月冷懸刀鐮一樹梅花幸未死著書長媿言纖纖何因扁舟就君去一看春水開如奩

水聾山館蔓草集　顧甯鄭天爵撰

散文擬錄書後

辛未自京師歸梁禮堂吏部數過談藝示余所鈔雜文百十篇因擬錄其大半存之就中王少鶴最雄而有法往年曾讀少鶴詞復散見其詩於友人處洵爲名不虛致第其訾謷亭林百詩措詞或失之過當近日考據之學大備性理之說乃興譬之質文互勝亦循環消息之常理而後死爲雄始則爭勝繼則深文皆託爲世道人心不容已之故究之特乘時取大名耳而豈其然哉如孫芝房務論謂人才歇衰皆考據家作之俑此與明社之屋歸咎於王陽明之良知同一偏宕而不可據者噫其亦甚矣學者立身自有本末明經窮理亦各有源流未必講考據者

定是鄙儒講性理者必爲大雅也吳蘭垞頗疏宕第其論國風亦前人成說所已具而獨矜詡若此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史相通不足爲創識也方存之聞已年高近以縣令需次直隸素負盛名譚西屛屢稱道之且曰異日倘相遇幸勿交臂失也然其論文亦老生常談耳而文錄則臚列甚備論斷不苟吳桐雲集已刻行此則其後作者其餘萃官文書頗足以考時事坿錄之雖然文之去取大抵各隨其人之意諸君之箸述余惜未見其全豈尙有尤者而余不得知也則是言而謂爲定論哉

書所鈔高雨農抑快軒文集

往金門林瘦雲從先生學古文所作多經潤色余讀其集益思先生之文不置也閩縣何道甫亦從先生遊者傳抑快軒全集有七十三卷此倘不及其半同年劉炯甫少與先生習告余先生晚年區分其文定爲甲乙丙集殆所謂七十三卷者當尙有精詣之作在其中囑寄書其家嗣此民明經問之未知何日得以快覩此本舊藏恭甫先生後爲雪滄所得余從之轉寫余自三十以後見可寫之書不勝寫無力遂輟不寫茲特寫先生集則余之傾倒先生久矣三十卷中完善可六七其餘雖稍涉酬應然亦依附於義法無甚蕪者大抵先生之文以養勝其體潔

其氣粹不必張皇以為工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蓋眞積其內而甯靜淡泊之修有以固其外故生平致力韓子而所得和易乃近歐曾於歐式剽於曾去滯道氣醞釀者深豈絺章繪句所能襲取哉先生雖盛稱梅崖然梅崖以外入先生以內出其於本原殆高矣雖然猶有憾者挂名朝籍而家居之日多凡遷會升降之故山川偉麗之觀微覺取資之未廣又所紀多鄉里善人無瑰特奇絕之行恣其發揮足以引勝耐思而未足以驚心動魄譬之水澄潭清沚與長江大河萬怪皇惑者稍異矣蓋自歸熙甫即有此憾是則先生之遇為之也惜哉寫甫畢適頴叔以杜于皇變雅堂劉公㦷七頌堂二集畀我寒梅在

几霜風颯然開卷循覽慨然曰古文無以聲色爲也使先生處杜劉之時之地則所以昌其文者豈止是哉同治辛未十二月

鄉後學謝章鋌記

聽秋館詩鈔序

咸豐初年東南兵事起閩上下游皆告警都人士投筆從戎縛袴急裝屈尽閭里能者取大名其次亦藉手以肥其身家於時有老屋三楹炊烟不繼朝吟暝寫閉門於其間若甚自得者則名孝廉林芾庭先生也先生與余外家有連於余爲丈人行而舉於鄉也頗晚其同年生多余儕輩往來酣嬉先生異我訂爲忘年交余奔走衣食遠則越千里近亦數百里不常相聚而其相知相憐之意較之終日相對者有深焉閩縣劉炯甫徵君先生總角之友也將應大科行有日挾余造先生廬命酒縱談徵君婉而篤先生厲而中理忽坐忽起忽悲忽喜其音不宮變爲

變徵既盡而夜雞再號而不能止杯盤狼籍寒風入戶燭光上下若有鬼神仰視東方則既白矣一笑遂別盍至於今二十年其後余行愈遠故鄉消息不時得每當酒酣耳熱意有所不可輙思先生恍見長身卓立轉目有光少可多怪明斥隱諷者之相余左右也乃愈恨余之不能從先生游也去年余歸自京師則先生已殁矣先生晚年以醫自給其著述倍勤闔之地理掌故特精皆勒有成書詩特其緒餘耳今年其冢嗣薇卿屬爲之序余捧卷慨然泫然念老成不可復見即當時所稱莫逆者今亦十無三四而嗟我諸舅零落山邱生存之華屋屢易主焉況夫世運升沉之故人事得失之林電光泡影變滅無端其驚心

動魄更爲何如哉乃歎先生雖窮困而生平自遂無所愧作文章傳遠有子能讀父書苟欲置之於流俗赫赫之途吾知不願也是則可大慨矣至其詩之工世有知者無所用吾言也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大清　賜封一品夫人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同治己巳陝西以肅清聞布政使林公乃請歸養益太夫人年高疾久矣至是三疏得報可復以奏銷羈留越二年太夫人竟不起公擗踊呼號萬里扶柩既終制將祔葬於贈公榮祿之壟知其友謝章鋌性不諛奉行述衣冠造謁屬以銘公之擢順天府丞也具摺謝　皇太后聽政諭曰　先皇帝知汝有母在陝民感公惠創亭終南山名曰慈蔭立主以祀太夫人賢慈之實上下有徵章鋌乃得按狀謹書之太夫人姓張氏逼

經知文章系出宋儒南軒先生父歲貢生諱鳳鳴與江甯府督糧同知林諱元炳善賢其少子以季女歸焉歸年二十有五逮事其姑姑固多子而贈公常在左右多子婦而獨樂與太夫人居太夫人與贈公黽勉有無姑不知貧偶天寒進藥姑觸手喈曰何僵冷如是吾目昏無見婦與衣耶太夫人急飾以他辭姑乃嘻如平日已而姑病瘵癈太夫人襁公於背扶掖操作三年不脫衣寢姑疾革執公手曰汝父能文以吾故不應舉果汝母勤苦至斯汝他日務圖報汝父母太夫人述之淚涔涔下越六年贈公亦歿公時年十二孤貧無所爲計饑則拾野田棄蔬以食寒則乞穀皮爇以取煖太夫人乃授公毛詩爾雅及制舉文

一燈課讀讀偶輟輒扑扑已輒對泣及數月文體以立太夫人嘆曰不宜使兒遽爲此然非此何以延吾生公出應試遂受知於知縣曹瓘曹公精儒術而歸於實用太夫人喜曰兒自是其知進於道耶公舉鄉試太夫人爲聘吳氏婦成進士觀政工部太夫人始就養京師補軍機章京充大將軍幕府太夫人敎專心軍政勿問家事時吳夫人歿遺一幼女太夫人撫之勞甚踰期公續娶張夫人張潼關貴家女未習閭俗春秋伏臘太夫人敎之治祭具必告以先人所嗜張夫人恭聽而敬志之公改官御史巡視漕糧　顯廟召對詢失父時年幾何今母年幾何事旋轉給事中歷順天府尹外補陝藩太夫人曰陝爲軍務

省分推險就夷非循臣也汝其急行公輕騎兼程抵灞橋官吏聘眙相顧以爲壯明年太夫人亦至會伊犁參贊某畏賊不前浮索夫馬踰例數倍遠近泣訴公遂力裁其半某乃委過地方搆蜚語陷公太夫人曰爲民請命雖獲譴何憾耶既被誣鐫秩將行矣奉　召來京簡用公以母老辭又奉　旨署理陝西布政使公再辭又　命赴慶陽軍營辦理糧臺并督辦軍務公申前疏且請開缺奉　旨若開藩司員缺轉恐呼應不靈該司之母迎養在署就近定省亦可稍盡人子之情林壽圖受恩深重毋許固辭太夫人曰此而猶辭非義矣旋奉　寄諭改慶陽糧臺爲甘肅後路糧臺回駐西安於是公雖治兵而

晨昏不至久曠是則　朝廷篤念藎臣必使委曲有以盡其情其於公母子之間誠爲高厚無已矣公治陝數年流亡大集斜陽在門炊烟萬縷父老輒翹望嘆息以爲非林大人之力不及此及聞太夫人疾則相率至儀門外探問聯卒疾稍減則欣忭異常曰太夫人安則大人安大人安則吾民安矣太夫人聞民情之如是也益戒公盡心勿始勤終怠陝甘大饑公督賑太夫人曰昔福州饑里胥索費吾家雖極貧而不得米時而年十三矣而今必寬額必躬親乃無弊關中書院遭兵殆燬太夫人曰而非肄業鼇峰越山兩書院安得有今日曷弗圖諸故公於二事各費鉅金章鋌適游陝閭閻巷間聚談一語稱公一語稱

太夫人語急而雜點首不已嗚乎此豈粉飾而致之耶太夫人性潔坐無纖塵陝署圮漏移榻整書中痺仆地避而不能復初公陳情入告　上以軍事方殷慰留之如是者將三年旣而得請終不得歸棄養於同治庚午十二月初六日生於嘉慶丙辰正月初一日春秋七十有五　累封夫人　賜封一品夫人奉　旨准其入城治喪以癸酉某月某日合葬於侯官縣二十五都子三長卽公次三皆殤冢婦吳氏繼婦張氏孫二長念虞次師尙俱幼孫女四長適長樂縣知府用戶部郎中梁佟年次字江夏縣附學生員張仲炘餘幼未字銘曰

天興林氏篤生賢母人羨母榮不知母苦殘書數卷一燈如黍

煢煢孤兒忍與夏楚兒才濟時兒心大古不恃荆布曷得圭組
女而士行光我鄒魯靈輀來歸咨嗟道路　帝旌其慈民戴
其祜有子无咎幽宫孔固吾銘不㦖維母之故

讀書帳銘 并序

此謝子讀書帳也謝子自弱冠後每睡必挾書或盡一兩卷或盡十數卷隔帳燈熒熒然目力弗倦也如是者三十年雖挾冊如故而心輒不快一帳之蔽如隧七里霧焉外燈則眯內燈則灼開帳就光蚊嚼其膚終夜輾轉無以自適乃嘆曰是目與帳交任其過也視之茫茫者明之滅也障之厚也蓋易以輕且亮者取帳之有餘濟目之不足既成而張之忽不自知其有帳燈於外不啻其燈於內也開卷了了不礙清風饑蚊作聲求入弗得欣然若遊於嫏嬛福地焉且其表裏洞澈無微不矚雖土木形骸而不敢同人道於牛馬於處必掩身之幾尤爲有益玆帳

也其大有造於謝子哉銘之曰

古之讀書下帷危坐今之讀書解衣高臥以慢易恭固爲未妥尚堪節取以勤補惰有耀自他傳燈改火得大光明頹然者我暗室修容當襲勿裸洞見一方人其絶倒馬帳垂垂邊腹頻頻

獨寐寤歌先生曰可

魏子安墓誌銘

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間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即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饔飧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

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
念忽高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旣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
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
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
髒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
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沉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
爲惝怳詼譎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
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
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旣而弟殉難旣而父棄養
欲歸無路仰天椎胷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貲裝俱

盡掞其殘書稡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
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
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為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
臣章奏逼人詩文集為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
為尤不朽蓋時務之蓍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
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
君固亦不易耶君既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
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間修治所著書晨抄暝寫汲汲顧影
君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
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疎直不齷齪既數與世

齟齬乃摧方為圓見俗客亦謬為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過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証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即篝燈鼎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藁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尋之闇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為荔枝詞而善之今芑川殁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系之銘畀君弟君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　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

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
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
石經訂譌錄二卷
西蜀石經殘本一卷
北宋石經殘本一卷
南宋石經殘本一卷
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
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
益都石經考一卷
開封石經考一卷
臨安石經考一卷
陔南山館詩話十卷
咄咄錄四卷
蹇蹇錄二卷
彤史拾遺四卷
三朝讜論四卷
故我論詩錄二卷
論詩瑣錄二卷
丹鉛雜識四卷
榕陰雜掇二卷

蠶桑瑣錄一卷　湖壖閒話一卷
懲惡錄一卷　幕錄一卷
巴山曉音錄一卷　春明摭錄四卷
銅仙殘淚一卷　陔南山館文錄四卷
陔南山館駢體文抄一卷　陔南山館詩集二卷
碧花凝唾集一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脚不健精神充胷有鑪錘筆有風百鍊元氣貫當中嵒嵒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兎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聾不聽著書百卷完天功

劉心香先生自怡悅草堂詩鈔序

余髫齡抱書詣塾有客善談述心香先生言笑舉止機致四出令人跌宕生歡喜心慕其人而不得見稍長而先生歿矣從朋舊處見所爲詩知其瓣香十硯老人於是每讀香草齋集輒念客言而慨然於老成之不復作也雖然十硯之詩取法溫李而摩盪圓融猶是林高十子家法至其築堤賑粥等篇則次山之舂陵行香山之新樂府不能過焉世乃盛傳其風懷詩而於寄託之遥深或不暇討矣然則知十硯能學十硯者殆亦不易覯乎先生仰止前修神與之會其性情之樂易於六義宜風志和音雅婉而有章爲驂爲靳固一時之俊歟夫乾嘉之間海內稱

詩者上則沈文慤下則袁隨園隨園以逼隱享盛名尤爲時風衆勢之所趨其於十硯欽珮弗諼所謂唐代詩原中晩隹者先生曾遊小倉山房鍼芥之投其亦有所推挹乎然是時吾鄉薩檀河謝甸男陳恭甫諸公方將變易閩派務爲黃鐘大呂之音譬之劉文叔爲司隸褒衣博帶肅肅見漢官儀焉而豈知霜晨灑然隱囊方褥俯仰坐嘯先生固猶是正始之遺風哉嗟乎十硯宦不達先生自承明出爲民牧不久亦罷官豈詩人之多窮乎抑文釆風流果不足於吏道乎吾聞之昔十硯自粵歸遊羅浮沿溯西江朝夕吟詠以劾語賦詩飲酒不理民事自旌其舟客嘗舉以爲笑乎謂果如是亦可告無罪矣今之不賦詩不飲

酒皆自以爲能理民事矣而其民方皇皇然若甚恨其不賦詩不飲酒者抑又何也惜乎不得起先生而一質之然則讀先生詩其於今昔之感又豈獨在文字哉

抱山樓詞序

國朝詞學浙最盛竹垞倡於前樊榭騁於後羽翼佐佑俊才輩出而派別成焉祖朱竊唐意內言外竹垞以情樊榭以格作者莫之或先又揭其涉獵之緒餘搜奇儆僻以相夸耀昔昌黎之詩時多險澁皆其文之所吐棄者積之於詩而已矣朱厲體物數典其游戲殆亦若是哉或專效之浙詞之盛反衰鹿仙觀察浙產也家世擅文章予從穎叔見其詞志和音雅卓然能事乙亥冬予沿海絕江抵鄂於時冰風淒栗狂雪兼雨千重瞑色下抱簷際余與穎叔執手道契闊君方小恙衝寒踵至繼以他客談諧喧作余不能一二言君亦數言而止寂寞相視若老梅孤

秀色香俱遠余私意君之於文事必別有得也君乃出其詞命爲之序余於詞特爲盲聾啞曲焉已君則淸氣在筆先無所爲塗澤焉襞積焉噫可貴也夫詞欲淸空忌塡實淸空生於靜靜則心妙其寄意也微其託興也孤君由承明出爲監司輾轉一官蕭然物外殆亦委心任運者耶凡物味淡則品貴凡人心淡則文靈君之長於詞理也况生詞人薈萃之鄉而默會其盛衰之故哉余別君之京師三閱月矣時方苦旱黃塵漲天驅車過龍樹寺萬緣初回苦天闕不能遂登淩虛閣遙瞬西山欲求一點之青而無所見誦稼軒惜春之句白石感舊之章凄閑太息有鳥孤逝心目隨之與爲無極也夫詞者性情事也勞人思婦

忽歌忽泣方不自知其意之何屬其聲調之爲何體也而豈以鋪張靡麗爲哉請以此言質之君藥爐茗盌之側君其慫慫一嘆也

梁葵園集序

同治己巳庚午閒余主講同州豐登書院力求敦品學古之士久之諸生轉相告語頗有聞風而來者課日得一文出筆蕭淡異之拔置前列及來謁鬚鬢蒼然進止有度與之言簡而適職則梁君葵園也余曰君陝士之望也齒長於余以十數乎門牆何敢辱君請以賓主見君昂首曰瀚沖生六十餘年矣知己無逾夫子者而今而後瀚沖乃始得爲弟子也卒具禮而去其後數日輒一見知君少從名師學有條理回亂毀其家燔其著述貧甚訓蒙以自給然無幾微不適於辭色旣不求人知人亦不之知舉君名若戀若忘君爲百年以外之人示余詩數十篇語

近王孟清能見骨欲以聲色求之不得也及余之京師又自京師歸閩一日有客投一書謂自粵來覩其函不悉其名讀其書則謂方宦於粵與君為戚屬君謂粵與閩近當知余消息故不避唐突敢以聞嗟乎師友之誼歇絕久矣朝請業晚而忘之出門相遇不通一刺閩與陝相去七千里闊別已數年君獨輾轉請託必達其誠吁可感也乃作書報君略陳近狀意君得書當悲喜豈謂君已溘然長往而余猶未之知也今年余又入都得都講員西垣書乃知之慺然俯仰涕承於睫而不能禁也西垣曰君臨絕命其家人當待余題墓碑文一卷詩一卷必求序於余今其子君外孫將刻遺集願夫子終哀憐之君之詩遺俗獨

往女雖未見測以生平必無鄙倍嗟乎藉以傳君者亦但恃此矣君年逾七十不爲不壽然窮老不得志卽有身後名詎足以慰君心耶以余之不合時宜而君引爲知巳嗟乎此君之所以終窮也夫悲夫

雪滄撚鬚圖贊 并序

婦人美以髮男子美以鬚眉則共之顧髮與眉生而卽有鬚其後起也生而有者純乎天後起者則兼以人故留鬚有遲早禮云蚤揃如他日又云小臣爪手揃鬚莊子云訾滅可以作老益乎鬚鬚眉不使老醜然則古人之於鬚欲其有亦不欲其遽有豈鬚亦有取憎於人者乎於文須古而鬚今須側視之字也見左不見右所謂頰上三毫者鬚則上侵於髮蓬蓬者吾面爲之無色焉且眉短則兩之鬚長則一之此陰陽屈伸之義也故鬚在長不在多自口爲頾自頰爲䫇飄拂如神然若長鬣則非所貴矣鬣訓爲髭卽俗之所謂髯也吾友禮堂作養鬚圖禮堂以

大挑留鬚不得挑乃棄其鬚賚之云者君嘅乎不得鬚之用也今雪滄乃作撚鬚圖古云吟成幾个字撚斷數莖鬚撚之云者殆欲求用於其鬚也顧今天下之沉吟而不可決者又豈獨幾个字哉鬚其將何以應夫鬚所以旌吾口也人孰無口口孰無鬚乃有不言其人第指其鬚而其人之超羣絕倫卓然共見如武鄉侯之稱前將軍者噫彼獨非鬚也乎哉然則吾於髮則搔之吾於眉則低之吾於口則緘之萬象紛紜萬變惶惑之中吾且撚吾鬚君曰吾固有鬚吾固丈夫也則獨得者歟爰爲贊曰

吾有手自摩挲吾有口且嘯歌使我老者非汝耶鬚乎鬚乎奈

爾何

與黃子壽論詞書

子壽太史足下章鋌數年以來始聞大名繼讀大作心向往之今年由穎叔幸得一見率然以所業進猥蒙不棄示誨懇到其推許不敢當其指摘則確無以易快甚至於填詞一道抑然自下若訝章鋌之誤而誘之使言者此意亦何可負也章鋌於詞始固不敢爲爲之既久甚有所疑亦若頗有所得竊謂詞以聲爲主宋詞固可歌而亦不盡可歌至今人不能歌宋詞猶宋人不能歌唐人絕句既不能歌則徒文也亦求盡乎爲文之道而已矣詞之興也大抵由於尊前惜別花底談心情事率多褻近數傳而後俯仰激昂時有寄託然而其量未盡也故趙宋一代

作者蘇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固正變之推未窮而亦以塡詞爲小道若其量之祇宜如此者　國初諸老奮興宗唐祖宋詞學固爲最盛復古不已繼以審音持論愈精用功愈密矣然漸流漸衰耳食之徒或襲其貌而不究其心音節雖具神理全非題目槪無關係語言絕少性情未及終篇厭然思返豈按呂協律之作必爲是味同嚼蠟而後可乎甚且泠典戹詞轇轕滿幅專以竹垞樊榭咏物爲宗則尤爲黃茅白葦矣而其時之素諳聲律者如藏園夢樓諸公其詞又未嘗不擺脫一切言所欲言乃知詩詞同源夫詞固亦有詞之量矣若意內言外之說則詞家欺假古義以自貴其體也詞之興最晚許

叔重之時安所有減字偷聲之長短句者且此注見於大徐本若小徐則曰音內言外謂詞在音之內在言之外卽後人之稱語助者核以傳注某詞也某詞也之訓正合而移其說於塡詞則大非詞調長者百餘字短者亦數十字十數字安得不用意不選言而第以虛腔見美將妃呼豨兒郎偉之類卽爲千古之絕妙乎乾嘉以來漢學盛行學者見此義出於說文遂奉爲長短句金鍼不知旁訓非正訓也雖然凡爲文皆當意言兼美則以意內言外論詞未嘗不深中肯綮第今之爲詞者求其意不知起止殆遷就於內而已矣求其言又漫無歸宿殆塗澤於外而已矣如兒女子呷嚶於幃闥之中不敢出堂皇半步噫果塡

詞之界限如是之嚴畫鴻溝乎夫聲音一途眞知灼見非無神
瞽其人然章鋋嘗見能度曲者亦能自度其詞按其抗墜抑揚
猶是世俗之崑譜問以九宮八十一調務頭鬲指大晟之雅音
反茫然以爲無用然則其自謂陽春白雪者無亦英雄欺人賢
者不免乎故常自慨曰彈唱非吾事也曷姑聽客之所爲乎昔
江子屏有言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
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然子屏能爲此言而子屏之
詞則未有聞焉且執此而論詩樂本合詩不合樂請終身不作
詩可矣何責於詞故章鋋之所爲者正子屏之所謂盲詞啞曲
斷不敢以姜張自命者也足下學有本原若憐其盲啞而終教

之幸甚企踵以望

轉蕙軒駢文序

南康蘊山先生以碩學顯宦有聲乾嘉余束髮受書瀏覽其樹經堂集思從聶人慨然遠望後三十年遊秦獲交其孫蔚青觀察君爲吏貢而素究於文一日見其哀秦篇涼月淒其半窗悲風起於天末賈生之痛哭蘭成之傷心詎過是耶客舍傳鈔提攜萬里時出把玩愈益離悰蓋逮茲十稔矣今夏君以書來請序其轉蕙軒駢體意謂昔日敬禮此日元晏將於賤子必之余不工文逾分增赧默而息乎又非所以報素交也夫物相雜謂之文制字從彡飾不欲貫經緯相尋既偶或韻其體然也唐宋以散爲古叙事則近史詁義則近子各有流派專以文名殆非

乎雖然致飾之迹文不蔑質遠自鄒枚下暨徐庾爲容矣而神不傲於遥聯選聲矣而情可逼於潛淵自茲以降繁變百出或者縟而忘貞古不及茂濕鼓難奮胡琴易淫安僞垂方以能自懸君采騷沅圃問選蕭樓側耳皇荂不值一吷而又俯仰風雲津逮湖海容甫以研練自矜稚存以疎淡見貴石笥恃其雄奇隨園最工排宕莫不挹彼宗風參我家學而君之文成矣殆所謂意內言外麗而有則者乎余少服韓柳之餘長摩馬班之義習於筆而拙於文闓歌而善未能繼聲猶憶長安夜靜微雨初過君促膝挑燈開篋相示予三讀擊節瓶花若笑以爲不難於密而難於疎不難於華而難於樸君亦自喜嘆爲名言今者酉

來一卷儕輩爭觀庶幾名山永此宗衮長河浩浩不隱見西江之旗鼓哉綴序相貽以示來哲

春秋左氏傳毛本阮本考異跋

十三經註疏本以毛氏爲最盛（汲古閣）以阮氏爲最有名（盧宣旬所刻宋本俗稱校勘記本按盧本款式與阮所記校本正合盧云用文選樓藏本校栞則盧本當卽阮本也）乙亥重溫左氏傳因以阮本讐對而其中乖舛甚多噫書貴自讀隨人道黑白無當也乾隆中葉以來學者重宋本一二鉅公倡之羣然和之不視其書之精否寶宋本如九鼎雖有錯者亦且曰古刻如是必有說焉是則言漢學者推波助瀾之所致也不知蜀本麻沙本之潦草備見於周公謹陸放翁之所記則宋版亦不盡可憑況毛本亦從宋本出者子晉鈎礬藝林然其人頗嗜古雖不足比擬岳珂殆亦可儕之陳起之列慶元本（阮所依據之本）固貴矣豈

毛本而一無可取乎今校之阮本有毛誤而阮亦誤者有阮誤而毛不誤者有毛誤而阮不言其誤者有毛不誤而阮誤以爲誤者而阮輒訾毛本以最劣此何異孔沖遠左袒杜注掊擊服劉必不容其置喙焉殆亦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矣夫校書如掃落葉固難盡善而阮復厚祿多金足以招羅才俊授意門下士不盡一手之所編摩所以疎密互陳離合相半無足怪者世徒震其高名從而靡焉則非余因撮舉其違異如左凡校勘記所已具者不及以炳燭之光作銷夏之助若曰著書則劉更生揚子雲之輩笑人至今齒冷矣日躔鶉火之次丙子朔越三日戊辰記於丹芝講舍

爾雅義疏跋

庚午余主講關西見是書於方元仲觀察心好之其冬入都道出涿州州牧郝君近垣則蘭臯先生之孫也聞予名一見大喜盡出所刻先世著述相贈則此書在焉辛未攜以歸家自辛未至今已五年碌碌不得讀今年復之漳州校文之暇乃克卒業邵氏正義網羅古遺言有根據先生更能於訓詁形聲通轉假借之處得其條理大旨可悟六書之要又豈獨跨越邢疏媲美二雲哉余昔讀高郵王氏書深服其融會貫通以爲小學中巨子乃廣雅疏證終篇取諸其子今先生穿穴百家并近采其婦書中所稱王照圓者是說凡數則（釋詁無祿則　釋言窕閒則　釋山卑而大扈則　多草

木岾則釋木女桑桋桑則釋鳥鸞白鷺則索解皆有師法脂籤粉盝之旁竟與毛公許淡長相揖讓刑于之美蔚爲女宗較之堂構作述尤足爲經苑佳話矣其列女傳注已刻第所謂葩經小記者未知尚有傳本與否昔晤近垣惜未及問也又按前後序跋知此本與皇清經解本有煩簡經解所刻諸書於原本輒有刊削卽如邵氏正義其黍說一篇亦全去之異日尙當細校乙亥六月甲午晦章鋌讀畢記於丹芝講院

西青散記跋

芑川有此書愛玩不釋手時或怅憏輒出而與余并讀之葢一瞬而三十年矣酒酣耳熱撫几對坐開卷未得三四行便茫然欲溯究不知彼時之何感於心也其後芑川渡海歿於王事人書俱亡念芑川輒念此書求之四方不可猝遇今年忽見有鬻者則大板變爲小板大字變爲小字煙墨之中腥臊之氣撲鼻嗟乎豈獨死生之感哉滄桑浩劫慘幻至於故紙芑川即在其忍并坐卒讀歟然而是書也芑川愛之余又何忍不購何忍不讀哉甲戌臘月晦前六日記於賭棋山莊

重建漳州府署碑代沈太守

漳州府署燬於咸豐癸丑建於光緒丙子知府事某爲之記曰東南各布政府以百計燬於賊將三之一福建布政府以十計燬於賊唯漳最甚然各府旋燬旋興漳則逮今二十餘年凡幾易官凡幾倡修遲之又久乃始克成噫是民窮財殫元氣凋傷而生聚教養視各府尤爲急且難也漳負山面海前障泉興後控汀潮扼吭擣虛爲兵法所必爭之地其人資山者四資海者六疾貧尚氣勇於私鬭近又交涉中外奸宄相煽時虞蠢動夫以易爭之地處以易動之衆而又當兵燹摧殘生機初轉之後則以治各府者治漳不可也夫亦與民相困以心而已矣漳名

邦也文德武功賢豪相望而今稍衰矣噫是誰之過歟夫古者不易民而治天下豈有不足爲善之人哉知府有表率州縣之責者也誠使知府與州縣慈民以父母尤能臨民以神明總其要於清心寡欲遇事敢任不言賞而民知其有愛我之誠不言刑而民知其有難犯之威先收其渙散之情而後馴其桀驁之氣則七屬中椎埋睢盱之輩皆尊君親上而干城腹心之選也而況其秀焉者乎語云法立則知恩今漳民患在不知法因而玩法因而陷於法因而與執法者相遁相市於法之中或以趨避免或以請託免甚或以狡頑獷悍免而愚弱者反受其禍勢窮事極至於法不能容於是禽獮草薙玉石一炬官怒民民亦

怒官嗚乎不雨失歟余視事於茲三年矣有除弊之心而僨經其力然而得罪吾民不敢也吾聞之不獲於一夫乃無一夫之不獲又聞之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然則治民而不知愛民上之過也愛民而民不能自愛是亦士大夫之恥也今者府署告成夫亦思堂如皇如豈第壯觀瞻哉故發義而論之如此吾凜之吾願與七屬之官共凜之更願與七屬之士民共凜之嗟乎何以居是署而遂無負予心哉若夫署之規制悉從其舊捐資之數董役之人創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共縻金錢若干其詳例載碑陰庶後來有考焉

新修漳州府志序 代沈太守

昔顧亭林聚有明一代之地志爲天下郡國利病書談經濟者樂觀之誠以志也者非徒說山川咨故典侈大夫之九能已也蓋將以爲資治之助焉漳志初修於康熙甲午繼修於乾隆丙申丙申修而未行嘉慶初擬重修而卒不果余至漳即欲從事於此書而百廢初興其功未集漳名邦也亦要地也陳元光開置於前朱夫子陶淑於後故明黃忠端何元子 國朝蔡文勤藍鹿洲諸公賢豪接踵犄拄於其間其山水之淸淑人物之魁奇誠東南一大都會也因循而不舉將使其遺風餘韻銷磨湯滅於荒烟蔓草之餘後之徵文考獻者不將歸咎於有司哉且

夫余之意更有進者蓋自　宣廟末年洋務漸紛洋人充斥漳亦中外交涉時有肘腋之虞旣而赤子弄兵潢池屢警練團並舉軍制因時而變漳爲多事之地此何以得彼何以失其間控制之方犄角之用利害之所關是爲最鉅漳負山面海山險若干海險若干或昔迂而今捷或昔隱而今顯或昔爲散地今爲要害民情馴悍鄉產窮富操縱之機宜攻防之形勢尤守土者之所宜知而平居以宜治民有事則官民并命漳兩經大亂抗節之臣登陴之士黨庠之彥羇旅之英一旦化爲鬼雄或爲國殤者何啻千百迄於今城市墟里之閒碧血未灰青燐如斗苟有姓氏可傳遺事可采急宜臚列簡編以作忠義之氣嗟乎

有人心而後有吏治有志節而後有功名安可忽歟凡此數者皆志所尤重其餘自建置星野以下勿遺勿濫萃舊而紀之足矣夫志特史之一體耳然而不究於史無以為志是故發凡起例糾繆刊訛有道而能文者之任也若采訪事蹟則必其地之士大夫是賴譬之作室材木未備良工執規矩而歎然則為今之計亦先搜羅掌故而已矣況夫兵燹之後官府之檔冊無存鄉閭之稗史不作苟非識大識小各盡其能安得勒為成書哉余權守也事體重大懼無以旣其責今日之編摩即後來之嚆矢以俟賢哲理而董之則其裨益於吏術豈獨在漳州一府哉推而準之沿海諸郡縣可也因遐思高望而預為之序如此

毛詩注疏毛本阮本考異自序

余治毛詩凡數次始用汲古閣本繼用文選樓本而多從校勘記之說雖時覺其乖午特私臆太傅博洽名海內懼吾見之不逮也而不敢議其後參互考訂決知其誤益自甲子至今又十年矣乃始條件而錄之太傅之於詩亦云勤矣而其著校勘記有巨弊四好立條例强書就我一也祖護宋刻游詞失眞二也喜談不可見之本而多爲臆斷懸決之詞三也輕視元明以下之刻而盡忘其佳處且詆之四也且夫校勘記之所以作者爲今本非爲古本也近日通行之本其中有誤恐其以誤沿誤因爲校勘記以告之若夫十行本小字本相臺本者則已銷磨矣

即存者不能千百之十一豈家有其書乎乃太傅重古薄今若殿本監本不涉一筆然猶曰此官書不敢妄爲是非至汲古閣本則最爲流行校及者不過五六是太傅特侈收藏古物之富耳然所言非世所習其益於學者不亦淺乎位尊名重一唱百和又著述繁多未遑精審其流弊固不足怪特恐後人不能爲諍友而愈滋太傅之咎耳因略陳之非敢毀前賢也又考此本刻於嘉慶二十一年是時太傅由江西調撫河南委其事於門下刻既成太傅自謂去取失當未足爲善本（見雷塘盦主弟子記）可見眞讀書人必不護前余爲之平議太傅有靈必許我也光緒丁丑人日謝章鋌記於賭棋山莊之山煖月圓人壽室

自怡草書後

勿村表叔少受業於吾祖與吾父同筆硯端嚴勉學無間昕夕先祖妣何太恭人屢稱之長從陳竹士先生游先生吾祖之密友也門徒甚盛而獨深器許章鋋幼善病年十一始受書日侍先祖側先祖則詔以爲人及爲學之道輒慨然曰是昔者吾之所以教予若甥也既而章鋋學爲文所見時時與世異趨或怪之私詘其文質之竹士先生先生則大喜書其後曰槃槃大才此筆可以著書先祖聞之弗善也顧曰噫此故人獎誘後進之盛心也小子其敢以爲能章鋋惶悚請益先祖乃言曰時文者時爲貴顧適用之謂時非詭隨之謂時存濟時之心講救時之

學爲應時之文荀子曰法後王其時文之謂乎典謨之文從字順盤誥之佶屈聱牙維其時也不必是古薄今亦不容蔑今茂古歸王胡董西江五家宜興六子當其時則皆時文也然豈近日揣摩滅裂之所爲哉蓋有本焉小子識之噫此昔者吾之所以教子若甥也其後章鋋好博涉於時文終無所得顧時念吾祖言則顏汗然亦無可質證者今讀自怡草不禁恍然曰是非吾祖所謂爲時文而有其本者耶夫文至於掇科甲入翰苑則久有定價矣況其去取甲乙之者又吾先人與其時諸老先輩小子何人敢捧土以益泰山哉第念竹士先生久已溘逝而吾祖吾父之棄養遠者三十年近亦二十年曾幾何時風氣頓異

抱此鄙吝泊然無所依歸維吾表叔如曾靈光方以師道爲世模楷老成典型不在是乎而章鋋開卷俯仰尤有家學淵源之思焉章鋋竊私謂人品之高下不關窮達文章之是非亦不在得失坐是困頓名場數十載今長者不以爲不才而誘之使言毋亦有相信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乎雖然章鋋則何敢言文更何能言吾長者之文耶光緒丁丑人日表姪謝章鋋跋